

夏日荷塘
◎李斌

多彩《惊梦》

◎王春鸣

机枪下,沙场边,新坟旁,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里,《牡丹亭》的美艳唱腔几度响起,杜牧有句诗“商女不知亡国恨”,然而,和春社旦角童佩云在断井颓垣里演绎的“良辰美景奈何天”“生生死死为情多”,真的是隔江犹唱后庭花吗?

新中国解放前夕,昆曲戏班和春社在外乱内忧的境遇里艰难求生,几多沉浮——看完陈佩斯主演的话剧《惊梦》,由衷地感叹,这个艺术至上的故事,讲得真好。两个半小时,始终被包裹在剧情里,比死亡更有力量传统艺术之美和传统价值观里诗性的部分,凌驾于战争之上,直照向动荡沉浮里的人性深处。

其实,故事的前小半部分还是有点流俗的,无非是利用各种错位、对比和反差淡化了时代的悲剧底色,拉满喜剧效果。班主夫妇的“大爷老母子”组合,也实属套路。但是其余的,真的就可圈可点了。一部现代歌剧《白毛女》,把三个群体(解放军、国民党、和春社),一个游离的个体(常少爷)纳入同一时空;一曲传统昆剧《牡丹亭》,则把几条线索、几种命运交织,粗野与细腻混搭、戏谑与悲情同在,血腥残酷的现实和唯美空灵的超现实构成传奇的一体两面。

而且,不仅故事讲好了,还把新旧艺术结合了。《惊梦》用戏中戏的结构在当代话剧里演了旧时昆曲,在多维的时空里,回应着传统的审美呼唤,告诉观众无论时代怎么变,从传奇而来的昆曲,经历了传承和积淀,始终没有变。因为它代表了

一部分中国,在流传的过程里形成了一种文化基因,一种集体审美。

《牡丹亭》里最著名的一折《惊梦》,经典的旋律和唱词,是用合乎情理却不合时宜的方式穿插在剧中的。尤其反常的是在于处长要枪毙何凤岐时,童佩云冲上去共生死,两人在枪口下站直了,执手相看泪眼,竟演绎起了柳梦梅与杜丽娘。让人大开耳目。如果说前面那段赢得全场大笑的对白:“我们革命不是为了称王称霸、作威作福——那是为了什么?”是用喜剧效果完成了对权势的消解,那么此处,剧作是迂回了四百年,用在炮火中惊艳的水磨调,完成对暴力和战争的批判,同时,将观众带进庄生晓梦迷蝴蝶的幻境。这戏中戏究竟在戏里还是戏外?唱的是谁?又是为谁而唱?话剧《惊梦》想要表达和对抗的,就在水袖翩飞、心痛神痴中,咿呀婉转暗示了出来。

这种无声的反战情绪,在剧终时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达,老班主决定将几经波折、一直没能上演的《牡丹亭》大演三天三夜,与看官同乐,这些看官是谁?活下来的人,也有亡魂,“那边白茫茫的一片是什么?坟。谁的坟?打仗死的。”爱戏如痴的常少爷演的睡魔神,引着谭世杰、王虎、陈招娣们绕戏台而行。阴的、阳的;疯的、正常的;梦里的、梦外的,都聚在《牡丹亭》边,雪纷纷扬扬下着,台上是如花美眷,台下是似水流年。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汤显祖说,“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

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这一段话,完全可以拿来致敬《惊梦》结尾。艳曲警芳心的终极之美彻底消弭了艺术的边界,如意的艺术无所不如!

情之至可以扭乾转坤,改变变化的秩序和命运的安排。《牡丹亭》里,杜丽娘的至情感动了冥府、花神、封建统治者的皇帝,最终因爱还魂。和春社的三天三夜,则是在白雪掩盖了硝烟的大地上,让传统的美借着《牡丹亭》新生,让所有的爱戏之人都得偿所愿。没有直白的口号标语,但是老百姓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一目了然。此时再想到前面,国民党将领与另一个阵营的老同学通过电话后,唱着《步步娇》转身,一步步走向黑暗的舞台后方,完成他人生的立场,忽然想起一个词:众生平等——在艺术面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汤显祖借杜丽娘之口唱出的对自然和青春的热爱,对美好春色的惊叹和对现实命运的感伤,有百年同悲的力量。

天下几多追梦人,从古典的《牡丹亭》到现代的《惊梦》,同样是“理之所必无”,却是“情之所必有”。难忘的是长长的谢幕。演员两两上台,而他们身后的戏台上,丝竹管弦不绝,纯美爱情化作粗粝生活底色上的嫩绿娇红,用多彩消解了伤痛,又带来了一切。《牡丹亭》永不谢幕,艺术和热爱永不谢幕。

灯下漫笔

玉兰一瓣

久违的锣鼓声

◎季永健

当满载劳模的车驶入浙江省总工会工人疗养院时,由远而近传来一阵阵锣鼓声。透过车窗,一眼望去,原来是为欢迎劳模到来的锣鼓声,还有一条“向劳模学习,向劳模致敬”的横幅,让劳模们暖心不已。

久违的锣鼓声依然是那么清脆动情,表达了对劳模的敬意。时代不能缺少劳模和劳模精神。建国初期,创业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劳动人民怀着对祖国的热爱,以最纯朴的感情投入国家建设中,创造出一个个中国之最,涌现出王进喜、时传祥、郝建秀等一批批劳模,他们爱

岗敬业、甘于奉献,为我们树立起中国工人的优秀形象,引领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努力和奋斗。

久违的锣鼓声打开了劳模们的回忆。新年开工、表彰先进、企业晚会、职工退休,几乎都是敲锣打鼓,有时还要放上鞭炮,热闹极了,当年经历的情景历历在目。一位劳模告诉我,当年参加市委、市政府表彰劳模大会时,单位敲锣打鼓将他送到集中点,区总工会组织他们进入主会场时,依然是锣鼓喧天、彩旗飘扬,至今回忆仍激动不已。他说,刚才的锣鼓声让他又找到当年回忆,

满满自豪感和幸福感!

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劳动创造了文明,劳动创造了幸福,劳动创造了财富,劳模精神是时代的旗帜,是弘扬我国勤劳人民的文化精神。锣鼓声,更是鼓励声,不仅是对劳模的赞许,更是期待大家以劳模为榜样,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立足本职、爱岗敬业,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当我们结束疗休养、乘车离开浙江省总工会职工疗养院时,依然是锣鼓喧天。这些成为我们这次疗休养最为难忘的一幕,也是最让我们激动和感动的一幕。

当“报童”

◎罗振新

心窗片羽

弹指一挥间,不知不觉《江海晚报》已经走过了30年历程。回眸创业之初的艰辛,作为曾在晚报工作过的“老记”,当了一回零售晚报的“报童”,成了我挥之不去的“留痕”。

那是一个仲夏的下午,我见一名本报同事捧着一大捆当天刚出版的晚报,自言自语走进办公室:“从来没有卖过报纸,有点不适应。”原来,当天下午,晚报不少记者、编辑首次上街向读者推介刚创办、新鲜出炉的晚报。这些以往一直与文字打交道的老记们没有做交易的经验,让他们上街去卖报、推销自己,一开始确实有点羞于启口。这不,我的这名同事上街没多久,报纸没卖多少,便“打道回府”。

凭借着年少时曾帮家里卖过菜、也曾帮爷爷卖过鱼的底气,见到那一捆还有三四十张晚报的我,不知哪儿来的胆子,便对那名同事说:“我来试试当回报童吧。”说着,捧起那捆报纸走上了街头……当然,最终我将这几十份晚报全部零售出去,真正领略了第一次斗胆当报童的乐趣。

其实,读者是非常喜爱《江海晚报》的,只是当时他们还不知道南通已经有了自己的晚报,也不知从哪儿可以买到晚报。记者、编辑上街主动推销自己、推销晚报,这本身就是一次很好地和读者接触的机会,有助于晚报的记者、编辑面对面与读者接触,让晚报更接地气、更显活力。

放下架子、敢于吆喝,助晚报走进寻常百姓家。向读者“推销”晚报,也和做交易一样,要懂得吆喝。要想促成交易成功,就得厚着脸皮,推销自己、推销报纸,过去没有接触过生意场上的交易,确实难言其口,但几经历练,可能就会逐渐适应而游刃有余。

走进盲区、直面读者,让晚报渗透每一个角落。晚报的读者群在哪里?行色匆匆忙着赶路的人,可能很难顾及去买份晚报,但如果是在车站候车室、机场待机休息室、路旁的公交站点……向这些市民推销晚报可能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机场、车站离得远,我就在附近公交站点、医院售卖。一经与读者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就很受他们的欢迎。他们也非常愿意与记者、编辑交朋友,不少读者买到晚报后还不时询问,明天还会来这儿卖报吗?非常希望我们能经常给他们送去精神食粮。

抓住关键、吸引眼球,让晚报真正成为读者的“抢手货”。记者、编辑上街零售报纸也要灵活运作,从中寻找到最佳的“经营用语”。我在向读者零售晚报时,经常说的话就是:“南通也有自己的晚报啦!”第二句就是根据当天晚报刊发的前一天唐闸镇上某个社会事件进行吆喝:“唐闸发生某某事件,晚报全文进行披露”云云,以吸引读者注意,从而收到出乎意料的效果,读者纷至沓来,晚报供不应求。

时代的列车滚滚向前,晚报的记忆永存心间。值此晚报三十而立之际,衷心祝愿《江海晚报》在江海大地越开越艳、越办越好。